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六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四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六

人部五

夫婦
惡婦

賢婦人

夫婦一

增易曰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又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

也 又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又曰有萬物然後有

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 又曰夫婦之道不可以不

久也故受之以恒

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 詩曰女

曰鷄鳴士曰昧旦

又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禮記

曰外言不入于梱內言不出于梱 又曰婦人從人者

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

坐以夫之齒 又曰共牢而食合菴而醕所以合體同

尊卑以親之也 儀禮曰夫婦一體也 周禮曰夫尊

于朝妻貴于室 釋名曰夫妻匹敵之義也 又曰士

庶人曰妻妻齊也夫賤不足以稱尊故齊等言也 又

曰妾謂夫之嫡妻曰女君夫曰男君故謂妻曰女君也
彙苑曰夫扶也以道扶接者也婦服也以禮屈服也
婦字從女從帚盖女持帚以奉灑埽也 又曰妻之為
言齊也以禮問而得與夫敵體 又曰嬪嬪者賓也盖
取相敬如賓之義也 春秋漢含孳曰水火交感陰陽
以設夫婦象也 又曰妻象太陰臣法金位 列女傳
曰惟夫婦為同庖 又曰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
明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

則威儀廢婦不事夫則禮儀墮夫婦之好終身不離

史記曰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

夫婦之際人道大倫也禮之用惟婚姻為兢兢 杜欽

傳曰妻者夫之陰子者父之陰 曹大家曰女子之事

夫也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

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

言行無玷則有理家之度 真西山曰夫之道在敬身

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

夫婦二

增左傳曰白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
賓與之歸言于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
治民君請用之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後漢書曰樊英
有疾妻使婢拜問英下牀荅拜陳寔怪問之英曰妻者
齊也供奉祭祀禮無不荅 又曰仇覽雖在燕居必以
禮自整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
堂 又曰馮良字君卿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

君臣鄉黨以為儀表 又曰張湛字子孝矜嚴好禮居
處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 魏略曰鍾繇老而納
正室蓋取宗子雖七十無主婦之義 吳志曰顧愷字
子通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罕見其面疾篤妻出省之
愷命左右扶起冠幘加襲趣令妻還其貞潔不濁亂如
此

夫婦三

慢夫

薄婦

妻黨並附

原齊體

同心

禮夫婦齊體
詩僂俛同心

二物

一齊

左傳為夫
婦外內以

經二物 禮記一與之齊

增畫眉

捉鼻

漢書京兆尹張敞為婦

嫵有司奏敞宣帝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

有過于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世說謝安在東

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翁集家門傾動人物劉

夫人戲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安乃捉鼻曰但恐不

免耳種玉陳金搜神記楊雍伯嘗設漿給行旅一日

種此生美玉并得好婦如言種之有徐氏女極美求之

徐公曰得白璧一雙即可乃于所種得璧遂娶之江

南野史周彬不治財產服膺儒學妻嘗讓之曰汝家兄

弟能力稼穡囊箱豐溢汝不治財產後將奈何荅曰歲

晚必得及聞先主鎮金陵囊文以往錫賚頗厚以所

賜金帛陳列于庭謂婦曰今此諸兄弟何為勝邪

內子

細君

禮曾子問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

盛之事揚雄解嘲東方朔割名于細君注云以肉歸
遺細君是自損割其名細君東方朔妻名或曰細小也

原占鳳凰

附絲蘿

左傳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

古詩與君結新婚兔絲附女蘿

增詩咏鵲巢

禮榮翟第

並杜牧宋叔康

妻制 沔南醜女

亭伯美妻

襄陽傳蜀黃承彥沔南名士也謂諸葛孔明曰聞君

擇婦家有醜女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婚即載送之諺曰莫學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唐書崔顥字亭伯娶

妻惟擇美者俄又棄之凡四五娶

白狐九尾

孔雀二目

吳越春秋禹三十未

娶行至塗山有白狐九尾造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尾九者王之證也塗山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成

家成室我造彼昌禹因娶之謂之女嬌帝后傳唐高祖竇皇后父竇嘗謂妻曰此女有奇相何可妄與人因

畫二孔雀于屏間請婚者射二矢陰約中目則得之射者閱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射中各一目遂歸之

堪作夫人

起呼侍婢

晉書山濤初為布衣家貧謂其妻韓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

但不知卿堪作夫人否及濤榮貴貞慎儉約雖爵至千乘而不蓄媵妾世說王衍嘗嫉其妻貪口不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下不得行衍晨起見錢闔行呼婢曰舉此阿堵物去

婦人卿壻

瞽女完婚

世說王安豐妻常卿安豐曰婦人卿壻于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

卿卿我不卿卿誰復卿卿遂恒聽之宋史周恭叔自太學讀書時曾議母黨之女為婚及登科後其女雙瞽女家且貧不敢復舉議恭叔無所嫌遂娶之愛過常人程伊川先生曰某年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

鄒忌衣冠

懷恩姿狀

戰國策鄒忌修八尺有餘形貌眇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

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
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自視又弗如遠

甚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

唐書權

詔求故劍

懷恩姿狀沉毅每盛服妻子不敢仰視

唐書權

笑著新衣

綱鑑漢宣帝初聘許廣漢女及即位公卿議
立皇后皆心擬霍光女帝乃詔求微時故劍

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為皇后

世說

桓車騎沖不好

著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

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

馬脯牛頭

田居蠶室

輔三

由得故桓公大笑著之

馬脯牛頭

田居蠶室

輔三

決錄注丁邯為漢中太守妻弟為公孫述將收妻送南

鄭獄免官徒跣自陳詔曰漢中太守妻乃繫南鄭獄誰

得搔其背垢者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以邯服

罪且邯一妻冠履勿謝

南齊書卞彬字士蔚性嗜飲

酒以瓠壺瓢勺杭皮為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

瓢為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卞田居婦為傳蠶室

梁鴻夫婦

裴澤恩好

本傳孫晷字文度時會稽虞喜居海隅有高世之風晷欽

其德聘喜弟預女為妻喜戒女棄華尚素與晷同志時人號為梁鴻夫婦北史裴澤妻鉅鹿魏氏恩好甚隆

不能暫相離澤每從駕其妻不宿亦至性强立時人以為健婦夫半

婚辭宰相

會卜

房幃

唐書王義方泗州人魏徵異之欲妻以夫人之姪女義方辭不敢俄而徵薨乃娶之人問其故曰初

不附宰相今感知已也

玉堂閒話涇州書記薛昌緒

為人迂僻與妻相見必有禮容先命女僕通傳往來數

四可之然後秉燭造室至于高談虛論茶果而退或欲詣房幃其禮亦然嘗曰某以繼嗣事重輒欲卜其嘉會

必候請而可之

慢夫矜才於婦

庸奴其夫

左傳叔向謂駸明曰昔賈大夫

惡娶妻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也我不能射汝遂不

言不笑夫 史記外黃

不樂王郎

微嫌盧豕

謝世說

人初適王凝之還甚不樂太傅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 女史唐盧豕暮年為校書郎晚娶崔氏有詞翰結禱之後微有顏色盧請賦詩述懷崔立成一絕曰不怨盧郎年紀大不怨盧郎官職卑自是妾身生較晚不及盧家年少時

薄妻蕩舟

局戶

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圓蕩公公懼色變禁之不止公怒歸之未之絕

也蔡人嫁之

唐書李益與李賀齊名然少有癡病而

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為苛酷而有散灰局戶之事時謂

癡如 作書告别

誣客逐妻

漢書竇元形貌絕異天子以公主妻之舊妻作書與

元告别曰棄妻斥女敬白竇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以遠彼日以親何所控訴仰呼蒼昊 唐書令狐建

擢左神武大將軍其妻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女也建
將棄之誣與門下客郭士倫通榜殺士倫而逐其妻寶
臣請案機絲題句織錦題詩聘謝氏女為妻及至

劾無狀

機絲題句

織錦題詩

聘謝氏女為妻及至

京師復尚公主其後謝氏為尼亦來奔作詩贈肅云本
為箔上蠶今作機上絲得絡逐勝去頗憶纏絲時公主
代肅謝曰針是貫絲物目中常絰絲得帛縫新去何能
似故時肅甚恨遂造正覺寺憩之晉書竇滔妻蘇氏
名蕙字若蘭性聰慧滔拜安南將軍鎮襄陽攜寵姬趙
陽臺以行蘇氏悔恨因織錦為迴文五綵相宣廣八寸
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為文章才情之妙超今邁古名曰璇璣圖以寄滔怒犯

齋宮

晝入內閣

漢官儀周澤字稚卿為太常卧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

以為干紀齋禁收送詔獄并自劾謝當世疑其矯激不
實北齊書邢邵字子才與婦甚疎未嘗內宿自云嘗

畫入內閣
為狗所吠

妻黨戒弟勿來

責姪不進

世說王右軍
郝夫人謂二

弟司空愔中郎鑒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度見汝輩來

平平耳汝可以無煩復往又曰王江州夫人語謝遏

曰汝何以都不復進為是塵務經心

塵尾指牀櫝

天分有限夫人幼度之妹過之姑也

榔貯斛

晉書何充廬江人王導妻姊之子導早為顯官
充嘗詣導合導以麈尾指牀呼充共坐曰此是

君坐也

南史劉穆之少貧恒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

其妻每禁不令往穆之猶往食畢求榔榔江氏兄弟戲

曰榔榔消食君何需此妻密為截髮市肴饌為其兄弟

以餉穆之自此不敢對夫梳洗及穆之為丹陽尹召妻

兄弟飲至醉以金盤

貯榔一斛進之

夫婦四

原饋食齊眉

漢書梁鴻妻孟光饋食舉案齊眉

增預為娶婦

後漢書戴封字

平仲年十五詣大常師事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邊嘗經其家大母以封當還預為娶婦封暫過拜親不宿娶曾罵已國策人有挑其鄰之妻者其長者罵而去之其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娶其長

者或曰夫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

原上酒酣酢

晉書何曾閨門整肅

年老相見皆整衣冠相待如賓已南面妻北面拜上酒酣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不過再三焉

貪戾

小損

世說王衍妻郭氏貪戾無厭不能禁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郭氏憚之衍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

陽亦言不可郭氏為之小損

增呼為鄉里

南史張彪敗謂妻楊氏呼為鄉里曰我不忍鄉

里落他處

又沈約詩曰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

富不易妻

唐書太宗謂尉遲恭曰朕欲以

女妻卿何如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帝乃止

夢返寫詩

萬花谷有書生娶後遊太學久不歸一夕夢返其家見妻秉筆寫詩曰數日相望極須知

意思迷夢魂不怕險飛過大江西書生怪而記之後家書至妻有詩一首如夢中所見夢之夕乃發書之日

供具紙筆

郡閣雅譚王元苦病風月終于貧病妻黃氏共持雅操每遇得句黃氏中夜必先起

燃燭供具紙筆元甚重之

誼聯瓜葛

彙苑與君新為婚瓜葛相結連喻夫婦也

情協

金蘭

古詩且協金蘭好方愉琴瑟情

夫婦五

原詩漢秦嘉贈婦詩曰寂寂獨居寥寥空室飄飄桂帳

熒熒華燭爾不是居帷帳何施爾不是照華燭何為

又留郡贈婦詩曰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憂艱常早
至歡會常苦晚念當奉時役去爾日遙遠遣車迎子還
空徃復空返省書情悽愴臨食不能飯獨坐空房中誰
與相勸勉長夜不能眠伏枕獨展轉憂來如循環匪席
不可卷 又曰皇靈無私親為善荷天祿傷我與爾身
少小罹紉獨既得結大義歡樂苦不足念當遠離別思
念叙款曲河廣無舟梁道近隔丘陸臨路懷惆悵中駕

正躑躅浮雲起高山悲風激深谷良馬不迴鞍輕車不
轉轂針藥可屢進愁思難為數貞士篤終始恩義不可
促 又曰肅肅僕夫征鏘鏘揚和鈴清晨當引邁束帶
待雞鳴顧看空室中髣髴想姿形一別懷萬恨坐起為
不寧何用叙我心遺思致款誠寶釵好耀首明鏡可鑒
形芳香去垢穢素琴有清聲詩人感木瓜乃欲答瑤瓊
愧彼贈我厚慚此往物輕雖知未足報貴用叙我情
魏徐幹挽船士新娶妻別詩曰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

離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冽冽寒蟬吟蟬吟抱枯枝
枯枝時飛揚身體忽遷移不悲身體移當惜歲月馳歲
月無窮極會合安可知願為雙黃鵠比翼戲清池 又
室思詩曰浮雲何洋洋願因通我辭一逝不可歸嘯歌
久踟躕人離皆復會我獨無反期自君之出矣明鏡暗
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 晉傳玄秋胡詩曰秋
胡納令室三日宦他鄉皎皎潔婦姿泠泠守空房嫵婉
不終夕別如參與商精誠馳萬里既至兩相忘行人悅

令顏借息此樹傍誘以逢卿喻遂下黃金裝 陸機為

陸思遠婦作詩曰二合兆嘉偶女子禮有行潔已入德
門終遠母與兄如何耽時寵遊宦忘歸寧雖為三載婦
顧景媿虛名歲暮饒悲風洞房涼且清拊枕循薄質非
君誰見榮離君多悲心寤寐勞人情敢忘桃李陋側想
瑤與瓊 潘岳內顧詩曰靜居懷所歡登城望四澤春
草鬱青青桑柘何奕奕芳林振丹榮淥水激素石初征
冰未泮忽焉袵絺綌漫漫三千里迢迢遠行客馳情戀

朱顏寸陰過盈尺夜愁極清晨朝悲終日夕山川自悠
永願言良不獲引領訊歸期沈思不可釋嵇含伉儷
詩曰余執百兩轡之子詠采繁我憐聖善色爾悅慈姑
顏裁彼雙絲絹著以同功繇夏搖比翼扇冬卧蛩蛩
饑食並根粒渴飲一流泉朝蒸同心梨暮庖比目鮮挹
用合醢醕受以連理盤朝采同本芝夕掇駢穗蘭臨軒
樹萱草中庭植合歡宋孝武帝擬室思詩自君之出
矣金翠閣無精思君如日月迴還晝夜生顏延之秋

胡詩曰燕居未及好良人顧有違脫巾千里外結綬登
王畿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蠶月觀時暇桑野多經
過佳人從所務窈窕援高柯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
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義心多苦調密比金玉聲如
何久為別百行愆諸已媿彼行露詩甘之長川矣 梁
徐悱贈內詩曰日暮想青陽躡履出椒房網蟲生錦薦
游塵掩玉牀不見可憐影空餘黼帳香彼美情多樂挾
瑟坐高堂豈忘離憂日向隅心獨傷聊因一書札以待

九迴腸 增唐白居易贈內詩曰生為同室親死為同

穴塵他人尚相勉而況我與君黔婁固窮士妻賢忘其
貧冀缺一農夫妻敬儼如賓陶潛不營生翟氏自爨薪
梁鴻不肯仕孟光甘布裙君雖不讀書此事耳亦聞至
使千載後傳是何如人生未死間不能忘其身所須
者飲食不過飽與溫蔬食足充飽何必膏粱珍繒絮足
禦寒何必錦繡文君家有遺訓清白傳子孫我亦苦貧
士與君新結婚庶得貧與素偕老同欣欣

原書後漢秦嘉與妻書曰不能養志當給郡使隨俗順
時僂俛當去知所苦故爾未有瘳損想念悒悒勞心無
已當涉遠路趨走風塵非志所慕慘慘少樂又計往還
將彌時節念發同怨意有遲遲欲暫相見有所屬託今
遣車往想必自力 秦嘉妻徐淑荅書曰知屈珪璋應
奉藏使策名王府觀國之光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
仲尼執鞭之操也自初承問心願東還迫疾未宜抱歎
而已日月已盡行有伴例想嚴裝已辦發邁在近誰謂

宋遠企予望之室邇人遐我勞如何深谷逶迤而君是
涉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長路悠悠而君是踐
冰霜慘烈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
目何得同而不離于是詠萱草之喻以消兩家之思割
今者之恨以待將來之歡今適樂土優游京邑觀王都
之壯麗察天下之珍妙得無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邪
嘉重報妻書曰車還空返甚失所望兼敘遠別悵悵
之情顧有悵然間得此鏡既明且好形觀文彩世所希

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并寶釵一雙好香四種素琴一

張常自所彈也明鏡可以鑒形寶釵可以耀首芳香可

以馥身素琴可以娛耳妻又報嘉書曰既惠令音兼

賜諸物厚顧慙懃出於非望鏡有文彩之麗釵有殊異

之觀芳香既珍素琴益好惠異物于鄙陋割所珍以相

賜非豐恩之厚孰肯若斯覽鏡執釵情想髣髴操琴詠

詩思心成結勅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鏡鑒形此言過矣

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妤有誰榮之歎

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鑒尚待君還未奉光儀則
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 梁何遜為衡

山侯與婦書曰昔人遨遊洛汭會遇陽臺神仙髣髴有
如今別雖帳前微笑涉想猶存而幄裏餘香從風且歇
掩屏為疾引領成勞鏡想分鸞琴悲別鶴心如膏火獨
夜自煎思等流波終朝不息始知萋萋萱草忘憂之言
不實團團輕扇合歡之用為虛路邇人遐音塵寂絕一
日三秋不足為喻聊陳往翰寧寫款懷遲枉瓊瑤慰其

杼軸 周庾信為上黃侯世子與婦書曰昔仙人道引

尚刻三秋神女將梳猶期九日未有龍飛劍匣鶴別琴

臺莫不銜怨而心悲聞猿而下淚人非新市何處尋家

別異邯鄲那應知路想鏡中看影當不含啼欄外將花

居然俱笑分杯帳裏却扇牀前故是不思何時能憶當

學海神逐潮風而來往勿如織女待填河而相見 陳

伏知道為王寬與婦義安主書曰昔魚嶺逢車芝田息

駕雖見妖嬈終成揮忽遂使家勝陽臺為歡非夢人慚

蕭史相偶成仙輕扇初開欣看笑靨長眉始畫愁對離
妝猶聞徙佩顧長廊之未盡尚分行憶冀迴陌之難迴
廣攝金屏莫令愁擁恒開錦幔速望人歸鏡臺新去應
餘落粉熏爐未徙定有餘煙淚滴芳衾錦花長濕愁隨
玉軫琴鶴恒驚已覺錦水丹鱗素書稀遠玉山青鳥仙
使難通綵筆試操香牋遂滿行雲可託夢想還勞九重
千日詎想倡家單枕一宵便如蕩子當令照影雙來一
鸞羞鏡勿使窺牕獨坐姮娥笑人

賢婦人一

增易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 詩曰鬢彼兩髦實維

我儀之死矢靡他 禮記曰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

理而後家可長久也 禮秋官疏曰婦人尚專一德無

所兼連 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

言婦容婦工 東漢皇后紀曰婉靜有禮 漢書曰家

貧思賢妻 列女傳曰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清閒貞

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 李柔傳

曰地道柔靜陰之常義 文選曰婉孌淑慎 陳子昂

曰姆師酒食之議女工纂組之繁莫不總制清衷洪宣
懿則茂蘋蘩之雅訓協治汴之芳猷稟柔成性蘊粹含
章窈窕之秀婉孌之資 又曰貞節峻于寒松韶儀儼

于溫玉 又曰溫慈惠和信肅修睦行有法度動有禮
經嚴恪以理家人琴瑟以和君子則已含弘光大矣若
乃宗廟哀敬仁孝也娣姒祗和謙順也蠲潔酒食婦儀
也黼黻元黃女工也洪此四德而務六親可以作範母

儀昭宣壺則矣 張說曰希盼睞者若遲日之泛漣漪
瞻詞氣者猶光風之轉蘅蕙 王維曰靜無違禮故組
織有常訓動必有節故環珮有常聲

賢婦人二

原詩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
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增
左傳曰趙姬謂趙衰曰請逆盾及其母叔隗曰得寵而
忘舊何以使人固請逆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以

婿為才使為嫡子使其子下之 原列女傳曰楚昭貞

姜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昭王出游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大王與宮人約命曰召若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而行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也然妾不敢棄約越義而求生大水至而死乃號曰貞姜 又曰楚白貞姬者楚白勝之妻也白公早死其

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使大夫操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因以輜輶三十乘迎之將以為夫人夫人辭曰白公無恙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帚今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吳王賢其守節而有義號曰楚貞姬又曰魯秋胡潔婦者魯秋胡之妻也秋胡子納之五日而去宦于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旁有一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下車曰暑日苦曝獨自採桑吾行道遠

願託桑陰下一食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公卿今吾有金願與夫人婦人曰採桑力作紡績經織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而已矣吾不願人之金也秋胡子還家奉金遺母母使人呼其婦婦乃向採桑婦婦乃自投於河而死又曰梁寡婦高行者梁之賢婦早寡不嫁梁貴人爭欲取之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之高行曰妾之夫不幸先夫馬填溝壑妾宜以身薦棺槨守養幼孤不得專意妾聞婦人

之義一往不改棄義而從利無以為人乃援鏡操刀以

割其鼻曰妾已刑餘之人殆可釋矣王高其節號曰高

行 增又曰河南貞義者樂羊子之妻羊子出學貞義

截髮賣以供其費後羊子得遺金一餅以與貞義義曰

妾聞君子不以利誇行羊子慙而棄之鄰人欲犯貞義

而劫其姑貞義操刀而出鄰人曰從我者可全不從者

殺汝姑貞義仰天而歎以刀刎頸而死太守以大夫禮

葬之號曰貞義 原又曰漢中趙高妻者同郡張氏之

女也字禮修姑嚴酷無道禮修恭承初無愠色引過自咎姑後知之乃變意厚加愛敬後姑疾病其女來視臨困却女曰我困矣絕命當在賢婦之手婦前抱持乃絕後郡內遭賊高死君難禮修以碧塗面亂頭稱痛懷刀在身意氣決烈賊不迫也叔父矜其年壯欲更嫁之禮修慷慨以死為誓又曰丹陽羅靜者廣德羅勤之女也為同縣朱曠所聘婚禮未成勤遇病喪沒鄰比斷絕曠觸冒經營尋復病亡靜感其義遂誓不嫁有楊祚者

自往納幣靜乃逃竄祚劫其弟妹靜懼為祚所害乃出見之曰實感朱曠為妾父而死是以託身亡者自誓不貳辛苦之人願君哀而舍之如其不然請守之以死乃舍之 又曰蜀景奇妻者羅氏之女字貢羅奇亡無嗣貢羅專心供養父青以許同郡宰詩貢羅與父書陳其情志歷年不歸後青受遠使詩白州告縣發遣貢羅乃由徑道詣州白訴言意慷慨請死不從州嘉而許焉 又曰捷為相登妻者名度適登一年而寡守令吳厚因

入問度度引刀截髮縣長吏復遣媒介度曰前已斷髮
謂之表心何復有斯言哉欲取刀割鼻左右救止 又
曰沛郡劉長卿妻者生一男字玉玉五歲而長卿卒遠
嫌不歸玉年十五死乃援刀割耳明已不二宗婦慙之
曰何貴義輕生如此曰先君五更尊為帝師男以忠孝
女以貞順稱故豫刑以明我情耳 又曰吳孫奇妻者
廣陵范慎女名姬年十八配奇一年而奇亡慎以姬少
寡無子迎還其家姬不肯歸迎者以父母命迫之姬遂

操刀割耳及鼻曰父趣我者不過以我年少而色美今
已殘矣行將焉如于是迎者空返 又曰廣漢廖伯妻
者同郡段氏女名紀配性聰敏達于詩書進退閒暇伯
亡父母將有所許紀配曰梁高行割鼻告誡以全其節
求生害仁仁者不為紀配生見禮義豈獨使古人擅名
哉作詩三章以諷父母乃援刀斷指 又曰吳許升妻
者呂氏女名榮升遊誕博戲不治操行榮躬勤家業以
養其姑勸升學問未嘗不垂淚而言榮父疾升呼榮欲

改嫁之榮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後感悔
尋師遠學四年乃歸遂致名譽為本州所辟至壽春盜
害之刺史尹曜捕得盜榮手刃殺升者以首還祭 又
曰留子直妻者漢末擾攘隨夫之從父客居豫章從父
與賊交通郡收族之妻年少有色太守客請以為妻守
死不從以還太守付吏殺之臨死顏色不變口無怨言
郡吏及客憐之更為請免既得活乃自割耳久之太守
聞其夫在遂還之 增後漢書曰河南尹王調洛陽令

李阜與竇憲厚善尚書僕射樂恢劾奏調阜并及司隸校尉諸所刺舉無所迴避貴戚惡之妻每諫曰昔人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也恢歎曰吾忍素餐立人之朝乎晉記曰杜弢至長沙掠前始興太守尹廬二女皆國色也將妻之曰我父二千石終不為賊作婦遂自殺唐書曰高慈女名妹妹父彥昭事李正己及納拒命質其妻子使守濮陽建中二年挈城歸河南都統制劉元佐納屠其家時女七歲母李憐其幼請為婢許之女

不肯曰母兄皆不免何賴而生母兄將刑徧拜四方女
問故曰神可祈也女曰我家以忠義誅神尚何知問父
所在西向哭拜就死德宗駭歎詔諡曰愍諸儒爭為之
誄又曰衡方厚為邕州錄事參軍招討使董昌齡治
無狀方厚數爭事昌齡怒將執付吏方厚即以死告卧
棺中昌齡知之使闔棺方厚閉久乃絕妻程氏懼并死
不敢哭徒行至闕下叩右銀臺門自刎陳冤下御史鞠
治有實昌齡得罪文宗詔封程武昌縣君賜一子九品

正員官 孔帖曰符鳳妻某氏殊美鳳以罪徙儋州至

南海為獠賊所殺脅某氏私之對曰一婦人不足事衆

男子請推一長者賊然之乃請更衣有頃盛服立于舟

罵曰受賊辱不如死自沉于海 遼史曰蕭氏耶律奴

妻小字意辛嘗與娣姒會爭言厭魅以取夫寵意辛曰

厭魅不如禮法衆問其故曰修己以潔奉長以敬事夫

以柔撫下以寬母使君子見其輕易此之為禮法自然

取重于夫以厭魅獲寵獨不愧于心乎聞者大慚 又

曰蕭氏小字額里耶律朮者妻居朮者喪極哀毀既葬
謂所親曰夫婦之道如陰陽表裏無陽則陰不能立無
表則裏無所附妾今不幸失所天且生必有死理之自
然朮者早歲登朝有才不壽妾復何依恃自刃而卒

又曰蕭氏小字綏蘭耶律中妻天慶中為賊所執潛置
刃于履誓曰人欲污我即死之至夜賊遁而免久之帝
召中為五院都監及金兵略地嶺南中守節死綏蘭悲
戚不形人怪之俄躍馬突出至中死所自殺

賢婦人三

節烈並入

智識

才略

文學並附

原德配

道成

詩序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之德如鳴鳩乃可配焉

詩序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

姆教

婦式

禮

姆是女師教以德周禮婦之式

采繁

種橘

詩序采繁夫人不失職也吳志李衡遣人于武陵龍陽洲作宅種甘橘千樹臨死

勅兒曰洲上有木奴千頭亦當足衣食耳母曰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曰盖人患無德

義不患不

窺御

解圍

史記晏子相齊其御之妻窺其夫擁大盖策駟馬意氣揚

富貴也

揚其妻請去是後夫自抑損晏子問之以實對薦為大夫謝道韞事詳嫂叔

齊眉

割鼻

後漢梁鴻字伯鸞賃舂于皐伯通廡下妻孟光每饋食不敢仰視舉案齊眉梁高行詳前

婉婉

窈窕

禮記婉婉聽從注婉言語
婉容貌也詩窈窕淑女

增織屨

投畚

韓詩

外傳楚莊王使齋金百斤聘北郭先生曰臣有箕帚之
使願入計之即謂婦曰楚欲以我為相如何婦曰君以
織屨為食今如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于前
所甘不過一肉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于是遂不應聘
與婦去之列女傳老萊子耕于蒙山之陽楚王駕至
其門曰守國之孤願見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可
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斧鉞
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祿為人所制也妾不能為人
所制投畚而去
碩人
賢室詩注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
賦碩人之詩彙苑唐李迥秀
妻謂之
郊弔
庭趨左傳齊莊公襲莒莒子親鼓之
從而伐之獲杞梁齊侯遇其妻
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
先人之敝廬在下妻不敢與郊弔乃弔其室按杞梁即

杞殖唐書曰令狐岵為吉州刺史齊映廉察江西岵以前輩迎謁頗快快以告其妻妻曰卿自視何如人頭

白走小生前君不以此禮見映即黜死亦不恨岵乃以客禮見映映憾奏貶為衢州別駕辭餉

負薪

南史朱百年妻亦有高行百年卒于山中蔡興宗為會稽太守餉米百斛孔氏遣婢詣郡固辭時人

美之以比梁鴻妻晉書吳

隱之為晉陵太守妻自負薪

延師

窺友

山陰沈繹之年十五

廢學其妻石氏拜舅姑曰新婦姊妹皆為士人妻房願

自出束修延師教之得為士庶不辱門戶世說山濤

與嵇阮契合金蘭妻韓氏覺公與二人有異謂公曰負

羈之妻亦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具酒食

夜穿牖以視之連旦忘返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

殊不如正當以度量相勝耳公曰伊輩亦嘗以我度為

勝救夫先姊後漢書蔡琰嫁于董祀祀犯法當死

文姬詣曹操請之時賓客滿座操曰

蔡伯喈女在外為諸君見之文姬進蓬首徒行請罪音
辭清辯旨甚酸痛操乃出祀罪世說袁隗妻馬融女

少有才辯隗謂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前
行可乎對曰妾姊高邈未遇良匹不如鄙薄苟然而已

却瓜

歸茗

明語林劉寧洪武中任刑部主事夫人
安氏方櫛髮有以瓜盛銀餽者安氏被

髮呼僕拘送于朝又曰鄭曉嘉靖中為文選郎有餽

金者上覆以茗公謂茗也受之夫人手撥茗知之擊柝

語公整理其茗

剗腸

斷髮

元史至正十五年有周
人婦毛氏美隨夫避亂

覆筐如初歸之

麻鷺山中為賊所得脅之曰從我多與若金否則殺汝

毛氏曰寧剗我心不願汝金賊以刀磨其身毛氏曰汝

碎則臭我碎則香賊剗其腸而去唐書崔繪死妻盧

氏少女兄適工部侍郎李思冲早亡表求繼室詔許之

思冲歸幣三百輦盧曰吾再辱于人乎是夕冀穢面

還崔舍斷髮自誓思冲以聞武后不奪其志詔為尼以

終

守城

投井

列女傳賊圍契平縣鄒保英任刺史領兵討賊既而城孤援寡將陷保英

妻奚氏率家僮及城內女丁固守賊退封為誠節夫人

焉隋紀裴倫為渭源令城為賊所陷倫遇害妻柳氏

年四十二女及兒婦皆有美色柳氏曰我輩遭逢禍亂

汝父已死我義不受辱與汝等同死何如其女等皆垂

泣曰惟母所命柳氏遂自投于井其

二女及兒婦相繼而下皆死井中

賈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少年訣曰死生不可期吾死

可別嫁董氏不荅引繩束髮以帛封使直言署曰非君

手不開直言貶二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湯沐髮墮無

餘五代史王凝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家貧一子

尚幼凝妻李氏攜子負骸骨歸過開封止于旅舍主人

不納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泣曰我為婦人不能守

節而此手為人所執邪即引斧自斷其臂開

封尹聞之白于朝厚恤李氏而答其主人

束髮

封髮斷臂唐書

漬衣

輟耕錄王守素錢塘民家女其夫丁棄家為全真道士于吳山紫陽菴一日名守素入山書付四句

云懶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逆順兩相忘虛空鎮常寂坐抱一膝而逝守素遂亦束髮簪冠著道士服奉夫遺

尸二十年迹不下山年逾七十幾于得道又曰漳州陳端才之妻蔡氏三玉至元間寇起與里中婦女同舟

避難寇追及三玉亟以水漬衣寇欲先汚之三玉給曰衣濕更求衣寇信之更取衣三玉投水死寇退三玉之父端廣舟次上流尸逆流附父舟移舟遡河而上尸從之上者三父異甚視之則其女也因痛哭而收斂其尸

原挽鹿車

卧牛衣

後漢書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從桓氏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

妻之資送甚盛宣不悅妻曰既承奉君子唯命是聽乃衣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宣至司隸漢書王章與妻居冬無被卧牛衣中涕泣妻怒呼曰京師尊貴誰如仲卿不自憤激乃反涕

泣後章至京兆尹欲上封事妻止
曰人當知止章不從竟死獄中

頌椒花 詠柳絮

晉書劉臻妻陳氏正旦獻椒花頌
說謝道韞王凝之妻謝安姪女詳叔姪

世林下風 閨

中秀

世說王凝之妻謝氏道韞有才辯同郡張元妹有
才質適于顧氏張元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

于二家或問之尼荅曰王家夫人神情朗徹有
林下風氣顧家婦冰清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殺江

充 罵姚萇

晉書張茂妻陸氏茂為吳郡守被江充敗
殺陸氏傾產率茂部曲為先登討充充敗

為陸所殺

又曰苻登妻毛氏善騎射登為姚萇所
殺乃率壯士與萇戰殺傷甚衆為萇所執罵萇而死

戒失學 勸立功

後漢書樂羊子遠尋師學一年來歸
妻跪問故樂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

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于蠶繭成于機杼
一絲之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至于丈匹今若斷斯織

也則損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從學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也羊子感其言復往終業七年不返唐書薛仁

貴妻柳氏曰夫有高世

拔圍出夫

踰城救父

劉晉書

之材要須遇時乃發

妻邵續女驍果有父風遐為石季龍所圍妻單將數騎

拔出遐于萬人之中又田防為亂遐應之妻止之不從

乃密燒甲都盡

又曰荀崧女淳崧為襄城太守為杜

曾所圍欲求救于平南將軍石覽灌時年十三率勇士

數十人踰城突圍且戰且

陝境不雨

韓市呼天

晉書

前詣覽乞師兵至賊走

陝婦人髻居事叔姑甚謹家欲嫁之毀面自誓後叔姑

病死有女在夫家從婦乞假不得因誣殺其母有司誅

之鳥哀鳴尸上盛夏暴之十日不腐蟲獸亦不敢近境

內經年不雨呼延謀為太守謁其墓謚曰貞烈婦其日

大雨史記聶政殺韓相俠累披面拭目自屠死韓購

以千金久之政妙嬰聞之曰吾弟為吾在重自刑以絕

妾奈何畏沒身之誅滅賢弟之名乎乃之韓市呼天者三死政之旁

臨危請姑代夫

留獄

晉禮志陳說妻遭亂詣賊請活姑命王愨期議曰鄙野人而臨危請姑險不忘順可謂孝矣後漢

書盛道妻趙氏字媛姜益部亂道聚衆起兵敗當死媛姜夜告道速逃建立門戶妾留獄代君媛姜乃解道桎

梏子翔五歲令攜走度道已遠以實告

官大家昌

吏應時見殺道會赦放歸終身不娶

夫耕妻餉

列女傳陶大夫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妻怒曰子能薄而官大是謂蒙害無功而

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之令尹治國家貧而國富君敬之民戴之故禍祿終其子孫名垂後世今子貪富務大不顧後害請去晉書陶潛妻翟氏與潛志趣相同能安苦節夫耕于前婦餉于後身先國稅

家禁時妝

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妻鄧氏陋而剛決善治生嘗諫夫用法太嚴行逢怒鄧氏因

之村墅遂不復歸行逢屢遣迎之不至一旦自帥僮僕來輸稅行逢曰夫人何自苦如此曰稅官物也公不先輸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為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撻時邪因話錄崔樞夫人治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世妝

椎髻改妝

澣衣被絮

後漢書梁鴻字伯鸞扶風人
家貧不娶同縣孟氏女貌醜

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以妝飾入門鴻曰吾欲得裘褐之人可與

俱隱深山耳乃衣綺縞傅粉黛豈鴻所願哉妻曰將以觀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更為改妝椎髻著布衣

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乃共入潯陵山中以耕織為業晉書吳隱之為晉陵太守妻冬月無被欲澣衣則

被絮紡織以供朝夕

禮儀規矩

祖德儒風

史通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

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者鮮矣嘉字士會隴西人李白集范傳正為宣歙觀察使訪李白子孫獲孫女二

人一為陳雲妻一為劉勸妻皆編戶氓也因召至郡庭相見衣服村落形容樸野而進退閒雅應對詳諦祖德如在儒風宛然問其所以曰父伯禽不祿有兄一人出游不返無糸以自蠶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布裾糲食何所仰給儷于農夫救死而已言訖淚下傳正告以將改適士族二女曰夫婦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身于下里仗威力乃求援于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于地下乎以康為

論送別作詩

魯史黔婁死曾子與其門人往弔之見其尸在牖下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

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其妻曰斜而有餘不若正而不足也曾子曰先生之終何以為諡妻曰以康為諡曾子曰先生何樂於此而諡為康乎妻曰皆君嘗欲授之政先生辭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先生不戚戚于貧賤不忻忻于富貴其諡曰康不亦宜乎侯鯖錄

宋真宗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璞璞能詩及名對
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時有人作詩送行否璞曰獨臣妻
有詩曰更休落魄貪杯酒亦莫猖狂愛詠
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歌成黃鵠

樹宿鴛鴦

列女傳魯陶嬰者陶明之女也少寡養幼
孤無彊昆弟紡績為產魯人或聞其義將

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乃作黃鵠之歌明已之不肯二
適也魯人聞之遂不敢復求又曰韓憑為楚康王舍
人妻何氏美王欲奪之乃築青陵臺而望焉奪何因憑
何乃作烏鵲歌二首以見志又作書荅夫憑得書自殺
何即陰腐其衣與王登臺遽自投下得遺書于帶問曰
願以尸還韓氏合葬王大怒令分埋之兩塚相望經宿
忽有梓木各生于塚枝連于土根交于下又有鳥如鴛
鴦常雙栖其樹朝夕悲鳴人皆謂韓大夫之精魂也

粉書扉上

鞋易市中

後漢書陰瑜妻荀爽女也名
采早寡父母欲強嫁郭爽爽

以詐疾召采采歸而懷白刃夾執奪不得已到郭氏偽
為歡建四燈共談奕敬憚之及曙奕出采叱左右辦浴
既入室以粉書扉曰尸還陰氏字未成恐人來乃以衣
帶自縊死侯鯖錄程公鵬舉在宋季被掠于張萬戶
家為奴張以所掠宦家女妻之婚三日即謂夫曰君才
貌非久在人下者何不為去計乎夫疑其試已訴于張
張命蕪之越三日復告夫愈疑又訴于張張命出之賣
于市人家妻臨行以所穿繡鞋一易程一履泣曰執此
可期相見矣程感悟奔歸至元朝程為陝西行省參知
政事遣人攜鞋履往與元訪求之市家云此婦以所成
布匹償賣價乞身為尼見居某菴遣人即往故遺鞋履
于地尼問其由具道所以尼出鞋履示之合亟拜曰吾
主母也尼曰歸見程相公與夫人致意竟不再出告以
參政未再娶亦不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具禮迎至
陝西重為

夫婦焉

蘭陵縣君

安南節婦

晏苑韋雍在幽州
幕府朱克融亂雍

被劫雍妻蕭氏聞難與雍皆出左右格之不退雍臨刃
蕭氏呼曰我苟生無益願今日死君前遂自死文帝太
和中贈為蘭陵縣君唐紀全節婦者安南賊帥齊亮
之母也夫死以忠義誨其子亮不聽遂絕之自田而食
自紡而衣代宗大曆初下詔褒
之乃賜以兩丁奉養號曰節婦

雙節一門

二尸同

處

彙苑任士中妻俞氏年二十而寡生一女方二歲生
一男纔五月姑先卒舅游遠方家貧無依親戚勸之

改適俞斷髮自誓強之欲自刎乃止以紡績為業教育
子女女長嫁俞邦明亦早寡誓死不改節歸與母同居
守志有司上其事遠旌表所居曰雙節之門又曰嚴
庸為儒學生一日歸省途中溺水死妻袁氏年十八亟
趨夫溺處尋尸不見遂投水死兩月餘水退漁人于沙
際見二尸同處焉皆以為節義之感有司以事聞表為
貞烈

詔贈夫人

石旌烈女

唐書薛仁果降將旁公地
復叛所過剽害掠王氏女

醉寢于野王取公地所佩刀斬之送首梁州詔封女為
崇義夫人孔帖韓楚言軍敗妻李語之曰君常辱成

內軍敗且支解不如死楚言不決李礪刀席下方共食
復語之夫曰未可知李取刀斷其首并殺三子乃自剄

成內畏其烈以禮葬

入幃剔目

投棺割耳

唐書房

之刻石表曰烈女

時病幾死謂妻盧氏曰吾病革卿年少不可寡居善事

後人盧泣入幃剔一目以示玄齡明無他志會玄齡病

愈禮之終身彙苑魏溥妻房氏幼有烈操年十六而

溥卒及斂房乃割左耳投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

壤其姑劉氏曰新婦何至于此對曰新婦年少不幸早

寡實慮父母未諒至情以此自誓耳聞者莫不感愴

投清風嶺

號節婦墓

彙苑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王貞婦與舅姑夫俱被執

既而舅姑及夫皆死主將見其美欲納之恐其自縊令
俘婦難守之明年春師還行至嵎縣清風嶺下絕壑處

貞婦視守者少懈投崖而死郡守立石祠嶺上又曰
紹興三年春盜起建昌過臨江歐陽希文與妻廖氏共

挾其母走山中為賊所追廖以身蔽姑使夫潛負以逃
賊執廖欲汙之廖正色叱之賊知不可屈揮刀斷其耳

臂廖氏大罵語絕而仆鄉
人義而葬之號廖節婦墓
渤海夫人 廬江小吏

封夫人諱絢字景文善草隸工文章咸通中過殷校書
庚子冬賊起遂為所俘夫人正色奮袂大罵賊怒殺之

殷校書歸揮淚大慟遂長號而絕三婢子覩主父主母
俱殯乃相攜投浚井而死世稱渤海夫人焉 寰宇記

合肥有小吏巷漢建安中廬江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為
姑所出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

自縊時人憐
之遂名其地
忠臣之婦 宰相之妻
後漢書皇甫規妻善屬文兼工

草書規卒董卓以厚禮聘之妻乃詣軍門自陳卓使侍
者拔刀圍之妻知不免大罵曰君西羌之種毒害天下

猶未足邪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汝其走吏敢行
非禮卓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轆轤朴交下妻謂持杖者
速盡為忠遂死車下世說唐宰相元載夫人王氏韞
秀少有識量節概聞于掖庭後載既得罪代宗欲令王
氏入宮備彤管箴規之任王歎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
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書得昭陽長信之
事即得罪亦幸

鉛膏絺綌

寶帶異袍

唐書盧惟清
貶播州尉妻

徐選鄉里糲食斥鉛膏絺綌不御會大赦徐間闕往迎
惟清至荊州聞惟清死二髯奴將劫徐歸下江徐知之
數其罪奴不敢逼劫其貲去徐倍道行至播州足繭流
血得惟清尸以還又曰趙州刺史高叡為默吸所攻
州陷叡仰藥不死默吸示以寶帶異袍曰降我賜汝官
不降且死叡視妻秦秦曰君受天子恩當以死報賊一
品官安足禁自是皆瞑目

澗生席草

字剪皮金

林語

無錫儲福靖難兵至調曲靖衛卒挈家行日夜涕泣守義而死妻范氏養姑韓氏每哭其夫輒走山谷中大號不欲姑聞之也一日范至澗邊浣衣見其傍草生若席草因取以織席售而養姑姑年七十餘乃卒范營葬為廬于墓側亦年八十餘卒席草遂不生又曰王烈婦者劉女也夫死密製斂服責飭又剪一皮金為一香字以示侍女曰此所以志也吾骨亦若是耳晨奠其夫局戶自縊有異風歔起者再

待夫完配

撫妾守喪

語林解縉胡廣兩家皆有孕成祖命指腹為婚縉生子廣生女上與定聘後縉死詔

獄子成邊廣欲離婚其女斷髮自誓曰薄命之婚上所定也誰敢易之後縉子遇赦還遂為夫婦又曰樂清章文寶聘金氏未成婚納妾包氏有妊而文寶且死金氏聞堅請往視文寶一見即逝金氏撫妾守喪妾生子綸親教讀書成進士官禮部郎景泰時欲疏請復儲恐貽母憂金氏聞之曰汝能死諫我無恨也疏上忤旨杖

幾死錮詔獄金氏怡然
後綸官至禮部侍郎

智識饋飧寘壁 謝使解環

左傳晉公子重耳至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
從者皆足以相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

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壁焉 戰國策齊

襄王以太史氏為王后襄王卒子建立后事秦謹與諸

侯信故四十餘年不受兵始皇嘗使使者遺后玉連環

曰齊多知解此環否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后引推

椎破之謝秦使 雞餐謝客 粟粥待夫 漢書武帝微

曰謹以解矣 行嘗夜至桓

谷投逆旅主人求漿疑上為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

姬睹上狀貌而異之止其翁曰客非常人也且有備不

可圖翁不聽姬飲翁以酒醉而縛之少年皆散走姬乃

殺雞為餐以謝客 世說魏許允為吏部郎多用鄉里

明帝收之妻阮氏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

至帝覲問之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

檢校為稱職與否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而檢校皆官
得其人于是釋允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自若云無憂
尋當還作粟粥以

丹陽復還

武龍得免

通鑑吳丹陽尹李衡

數以事侵瑯琊王妻習氏諫之不聽及王即位衡憂懼
欲奔魏妻曰不可瑯琊王素好善慕名終不以私嫌殺
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乃當逆見優
饒衡如妻言果詔曰丹陽尹李衡以往事之嫌自居囚
獄其遣還郡又曰上林令侯敏素諂事來俊臣妻董
氏戒之曰俊臣國賊指日將敗君宜遠之俊臣怒出為
武龍令敏欲不往妻曰速去勿

悉散珠玉

不受衣

裳

通鑑呂祿過其姑呂頹頹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

守也

齊書符承祖方用事親姻多趨附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為姚氏婦獨否嘗謂承祖之母曰妙雖有一時

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與之衣裳多不受

預知虎步

自戒雞晨

通鑑桓玄

后劉氏有智鑒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瞻視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早除之續世說唐太宗嘗與后論及

賞罰之事后曰北雞之晨惟家之索妾婦人豈敢與聞政事太宗固與之言竟不答馮媛當熊

桓君挽鹿

漢書漢元帝幸虎圈後宮皆在熊佚出圈扳檻左右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

上問何故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以身當之列女傳鮑宣子永為魯郡太守永子昱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否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長信婕妤

披香博士

通鑑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祝詛主上許后因廢考問班婕妤好對曰修正尚未

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帝赦之又曰帝微行至陽阿主家悅

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女弟復召入姿性尤穠粹
左右見之皆嘖嘖嗟賞時披香博士淖方成白髮教授
宮中號淖夫人在帝後唾
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
才略帷車袖劍肩輿抽

刀魏志趙娥父為李壽所殺娥乃帷車袖劍白日刺壽
于都亭詣縣顏色不變曰父讐已報請受戮縣尹縱
之娥不肯遂強載還家會赦得免通鑑孫恩陷會稽
王疑之出走恩執而殺之并其諸子疑之妻謝道韞奕
之女也聞寇至舉措自若命婢肩
輿抽刀立門手殺數人乃被執
平陽公主誠節

夫人唐書公主嫁柴紹初高祖兵興主與紹發家貲招
亡命渡河主引精兵萬人與秦王會渭北紹及主

對置幕府平定京師號娘子軍唐書鄒保英妻奚氏
賊寇平縣保英時任刺史領兵討擊既而城孤援寡將
陷奚氏乃率家僮及城中女丁
相助固守城退封為誠節夫人
皆補果毅特封循

忠

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歃血赴行營討賊皆補果毅唐書嘿啜攻飛

孤縣古元應妻能固

佐建功勛

與參謀議

通鑑石勒妻劉

守詔封循忠縣君

勒妻劉

氏有膽略勒與之參決軍事佐勒建功勛有呂后之風而不妬更過之又曰朱全忠夫人張氏碭山人多智

略全忠敬憚之雖軍府事時與參謀議或將兵到中途夫人以為不可遣一介召之全忠立為之返恨

非男子

得字夫人

唐書竇毅女聞隋高祖受禪自投牀下曰恨我非男子不能救舅家

禍後適唐公李淵下魏衡妻王氏事見前節烈類

錦繖夫人

繡旗女將

列女

傳馮寶妻洗氏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繖夫人至老未敗年八十而終金史與李全戰者

文學詩

成紈扇

句詠金釵

樂府序班婕妤好能文漢成帝寵之後幸趙飛燕婕妤好自知見棄求供

養王太后于長信宮因為賦及紈扇詩 朝野僉載
楊盈川姪女曰容華為新妝詩有鳳釵金作縷之句

繡作龜形

書題鴈字

唐紀會昌中有邊將張揆防邊
近十年其妻侯氏繡迴文作龜

形詩詣闕進之

齋錄毛友龍遠可未第時

妻誄其

夫父和其女

一字列女傳柳下惠妻誄其夫門人不能竄
冷齋夜話王荆公女吳安持之

妻蓬萊縣君

有詩寄荆公云荆

織錦迴文

彈箏

公以楞嚴經新釋付之和其詩

譜曲

有上賓酒妻蘇氏事見夫婦類
有美女姓秦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仁後為

崔豹古今注邯鄲

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于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
置酒欲奪之羅敷善彈箏作陌上之曲以自明焉

學擅文章

名垂金石

字景文能文章草隸 房璘妻
孔帖殷保晦妻封敬孫也名絢

高氏筆畫適麗不類婦人歐陽公云予集古錄已博矣而婦人筆畫名著于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書

成東觀

詩約西池

列女傳班彪女名昭一名姬博學高才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

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又作女誡七篇有助女訓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又作大家讚隱居詩話王荆公夫人嘗有家詞約諸親游西池云待得明年重把酒那知無雨又無風四百餘篇二十八字列女傳蔡邕女名琰

曹操問曰聞夫人家多墳籍猶能憶識之否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餘卷罔有存者今所誦纔四百餘篇耳乞給紙筆真草惟命于是繕書送之文無遺誤王直方詩話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迴頭晚雲帶雨歸飛急去作西牕一枕愁此趙德麟細君王氏所作也初趙鯨居見此篇遂與之婚余以為二十八字媒也

兄稱博士

詩寄良人

魏書甄后年九歲喜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曰汝當作女博士

耶答曰古者賢女未有不覽前世成敗以為己戒不知書何由見之

南部新書杜羔妻劉氏善為詩羔屢舉

不第將至家妻先寄以詩羔見詩即回去尋登第妻又寄以詩

稱徐惠妃

號女進

士唐書徐惠妃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翠微玉華營繕相繼又服玩頗華靡遂上疏切諫南楚新聞關

圖有妹能文每語人曰有一進士所恨不搦耳

對鏡圖形

援琴作歌

雲溪友議

南楚材旅游似無返舊之意其妻薛媛知之乃對鏡自圖其形并作詩寄之楚材遂歸復為夫婦如初風俗

通百里奚去虞將適秦其妻以門闕烹雞母餞之後奚為秦相堂上樂作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因援琴撫

絃而歌名虞房歌奚憶其事復為夫婦

文成女則

詞寄夫君

唐書長孫后嘗

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

西清詩話丘舜

中諸女皆能文詞每兄弟內集必聯咏為樂其女嘗作

寄夫詩云簾裏孤燈覺曉遲獨眠留得宿

才著女官

妝眉珊瑚枕上驚殘夢認得蕭郎馬過時

鄉稱閤老

語林宣德中女官王司絳著宮詞一首蓋咏永樂時權貴妃也妃朝鮮人善吹玉簫

又曰烏程沈氏名瓊蓮字瑩中聰慧善屬文入宮為給事中孝宗嘗試守宮論沈云甚矣秦之無道也宮豈

必守哉上悅擢為第一禁中稱

序旌慈母學代嚴

為女學士鄉人稱為女閤老

師又曰韓參議汝慶妻屈氏有詩才及卒女韓異悲母集散失以書貽康對山乞序書云願藉皮為楮削骨

代穎以傳母集對山感其誠為作序表揚之又曰孫

文恪陞妻楊氏有才學能為詩麗而則于諸子孫為嚴

師楊為工部員外應鄉女文恪繼室四子皆至卿貳

為夫人所出者二諸孫皆進士如游官至大學士

茂四德而蘭幽有馨

潔百行而玉立無玷

並王維集

珠

玉滿堂不忘于澣濯

歌鐘成列載玩于圖書

沈雲卿文

象服之飾配德于山河

彤管之嚴比潔于圭璧

樂城集

賢婦人

增永巷脫簪

通鑑周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跪于永巷

謀于桑下

左傳晉公子重

耳過齊桓公妻之

公子安之從者謀于桑下蠶妾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告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

吾殺之矣乃與子

必戒其夫

左傳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怨

其上子好直言必及

耳忌和音

張華女史箴衛君矯桓耳忌和音

于難伯宗不從故及

樊姬諫獵

張敞傳楚莊王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肉

與之石帘

左傳齊晉戰于

鞏齊師敗績齊侯自徐闕入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銳

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既而問

之辟司徒之妻

磨笄自殺

史記趙襄子登夏屋山請代王使宰人操銅斗擊代

也與之石帘

王殺之其姊聞之呼天磨

射穿七札

列女傳晉平公使弓人為弓三

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將殺之其妻見公曰妾之夫造此

弓亦已勞矣而不能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妾聞射之

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

割歡同輦

張華女史箴班女有辭割

吟寄白頭

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

歡同輦班女即班婕妤也

女為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

令嬋女誠

後漢書班

昭作女誠馬融善之令婦女習焉

執刀侍立

蜀志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氣剛猛有諸兄之

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

婦有四德

魏許允婦奇醜交禮後不

立先主每入中心嘗凜凜

復入房後至婦所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答曰新婦所乏者容耳士有百行君有其幾允曰皆備婦曰君

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

兵守孤城

唐書李希烈謀襲陳州李侃為項城

令以城小欲逃歸妻楊氏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

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遂募死士固守賊遂

去縣卒完遷

散財募兵

通鑑崔寧與楊子琳戰數不利崔寧妻任氏出家財數十

萬募兵得數千人以

題詩返寄

元史吳叔仁業太學

擊子琳破之子琳走

簡乃白紙一幅遂題詩返寄之曰碧紗牕下拆緘封一

紙從頭徹底空料想仙郎無別意憶人長在不言中吳

飲定四車全書

庚

大賞復
寄以詩

賢婦人五

原詩齊王融秋胡詩曰日月共為照松筠俱以貞佩紛
甘自遠結鏡待君明且協金蘭好方愉琴瑟情佳人忽
千里空閨積思生 增百里奚妻廢戍歌曰百里奚五
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戍戍今日富貴忘我為 唐楊
容華新妝詩曰宿鳥驚眠覺房櫳乘曉開鳳釵金作縷
鸞鏡玉為臺妝似臨池出人疑向月來自憐終不見欲

去復徘徊 張揆妻侯氏繡迴文作龜形詩曰睽離已

是十年強對鏡那堪更理妝聞雁幾回修尺素見霜先
為進衣裳開箱疊練先垂淚拂杵調砧更斷腸繡作龜
形獻天子願教行客早還鄉 宋王荆公女吳安持之

妻蓬萊縣君寄荆公詩曰西風吹入小牕紗秋氣應憐
我憶家極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淚看黃花 毛友龍

未第其內寄詩曰剔燭新封錦字書擬憑歸雁寄天隅
經年未報千秦策不識如今舌在無 南楚材妻薛媛

對鏡圖形寄夫詩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寒已經顏
索寞漸覺鬢彫殘淚眼描來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
却時展畫圖看 明沈瓊蓮贈弟詩曰自出辭家入禁
闈人間天上兩依稀朝隨鳳輦趨青瑣夕捧鸞書入紫
微銀燭燒殘空有淚玉釵敲斷竟無歸年年望汝題金
榜同補山龍上袞衣

原箴晉裴頠女史箴曰膏不厭鮮水不厭清玉不厭潔
蘭不厭馨爾形信直影亦不曲爾聲信清響亦不濁綠

衣雖多無貴于色斜徑雖利無尚于直春華雖美期于
秋實冰壁雖澤期于見日浴者振衣沐者彈冠人知正
服莫知行端服美動目行美動神天道祐順常與吉人
原贊晉左貴嬪楚狂接輿妻贊曰接輿高潔懷道行謠
妻亦冰清同味元昭遺俗榮津志遠神遼 又荆武王
夫人鄧曼贊曰天道惡盈極數則微邈哉鄧曼心映禍
幾覩兆歎亡考德知衰賢智卓殊邈哉難追 又齊杞
梁妻贊曰遭命不辰逢時險屯夫卒莒場郊弔不賓哀

崩高城訴情穹旻遂赴淄川託軀清津 晉鈕滔母孫

氏公孫夫人序贊曰夫人姓公孫氏會稽剡人也夫人
資三靈之淳懿誕華宗之澄粹奇朗昭於髫髻四教成
於弱笄慈恩溫恭行有秋霜之潔祇心制節性同青春
之和敦悅憲章動遵禮規居室則道齊師氏有行則德
配女儀禮服有盈籩豆無闕猗歟夫人天姿特挺行高
冰潔操與霜整性揚蘭芳德振玉穎猗彼瓊林奇翰有
集展彼碩媛含德來綺動與禮游靜以義立

原碑晉張林陳夫人碑曰夫人姓徐吳郡嘉興人也夫
人少膺靈粹誕茲淑貞聰哲明敏溫恭柔順體仁足以
長人嘉德足以合禮恭順不惰其心明烈實備其體若
夫柔惠清順中和聖善婦德既備母道亦踐志厲冰玉
厥德靡顯靡靡其操翼翼其仁明景內映朗節外新芳
徽風邁淑慎其身 增白樂天元夫人墓誌昔漆室緹
縈烈女也及為婦則無聞伯宗梁鴻之妻哲婦也及為
母則無聞文伯孟氏之親賢母也為婦時亦無聞今夫

人為女則孝友為元氏婦則豐潔家祀為母則執書誨
二子皆已通經女美如此婦德母儀又如此三者具美
可以冠古今矣

原書晉鈕滔母與虞定夫人薦孫夫人書曰瓊聞興賢
崇德聖主令典旌善表操有邦盛務伏見族祖吳國亡
民富春孫彥妻環少厲令節伏膺道教逮適孫氏恪居
婦職宗姻有聲奉禮未周彥母喪殯半年彥奄亡沒環
率禮奉終抗義明節傾竭私產以供葬送禮服既終前

無立子家欲改醮誓而不許

原解晉湛方生上貞女解曰伏見西道縣治下里龍憐
年始弱笄出適皮氏未逾半年聳京殞沒京兄弟三人
相尋凋落外靡期功之親內絕胤嗣之繼憐貸其父母
之資三喪俱舉四節烝嘗于今不輟志存匪石之固行
無片言之玷賢良屢聘誓而弗許守節窮居于今五十
餘年矣詳觀古之遺烈書於記傳者或毀髮膚之體以
絕求者之望或自經溝中苟全不奪之志雖操存而身

亡行立而形虧寡能兼全其道始終若斯者也憐蓋草
萊之婦人耳生于幽谷之中長于荒榛之下目不見尺
素之文耳不聞今古之說師心率已蹈茲四德抑可謂
稟靈山岳自然天知者矣而彤管未揮令問不彰非所
以表賢崇善激揚貞風

增誄柳下惠妻誄曰夫子之信誠與人無害兮嗚呼哀
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諡宜為惠兮

惡婦

原貧錢

世說王衍雅尚淡遠常嫉其婦貧濁口未嘗言錢字

春穀

管子女三嫁入於春穀言

由是不貞順也

奇衷

周禮奇衷媚也

陰訟

謂爭中弄之言

怨耦

怨耦曰仇

乘夫

詩乘陵也

豔妻之煽

詩豔妻煽方處

牝雞之晨

書牝雞無晨牝雞之

晨惟家之索

防猶不至

禮以此防人婦猶有不至者注不至謂不親于夫不孝于舅姑

近則不遜

論語女子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庸奴其夫

見慢夫類

不

宜其妻

禮不宜其妻宜善也

婦順不修

禮記

婦怨無終

左傳女德無極

婦怨無終

不思淑女之章

詩窈窕淑女

且壞夫人之法

世說東海

家內則郝夫人之法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六

謹案卷二百四十六第二十三頁前一行額里舊
作訛里又綏蘭舊作接蘭今並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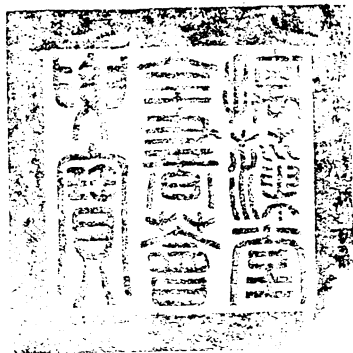
謹案第二十頁前七行慎以姬少寡無子刊本姬
訛竒據列女傳改

第二十五頁前五行有周人婦毛氏按元史人字
衍

第三十五頁後七行王直方詩話刊本王訛毛晚
雲帶雨歸飛急刊本雲帶訛來驟據說郛及漁
隱叢話改

第三十八頁後八行人疑向月來刊本向月訛月

下據全唐詩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金拔